

麻栗坡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麻栗坡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选编

91
第三辑

政协麻栗坡县文史资料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政协麻栗坡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邓国万

委员：黄文炳 熊代祥 梅家仁 黄锦恒 龙正美
柏跃金 何文龙。

责任编辑：熊自兴（副主席） 邓国万 黄文炳。

政协麻栗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三 辑

（内部资料）

准印单位：文山州文化局

印刷单位：麻栗坡县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20,000

出版日期 一九九一年三月

工本费 贰元捌角

目 录

梁惠同志革命活动片断·····	盘国金 (1)
中共地下党在猛洞的革命活动·····	熊自兴 邓国万 (3)
回忆我的大爹盘总春·····	盘国金 (11)
盘总春传略·····	胡兴义 (17)
南温河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老寨·····	邓国万 (20)
普里寨农民斗争的始末·····	曾朝唐 (31)
夜杀案“前后”·····	黄克光 (33)
谢督办的“义犬墓”·····	黄克光 (35)
谢分统乱马街的前前后后·····	杨献才 (37)
罗茂林匪徒两次窜犯董干·····	杨献才 杨明友 (43)
“反共救国军”第二支队始末·····	杨献才 杨明友 (56)
“反共救国军”第三支队始末·····	杨献才 杨明友 (66)
“反共救国军”第四支队始末·····	杨献才 杨明友 (68)
	汪兴义 李剑锋
麻栗坡青帮始末·····	查天明 (86)
法国雇佣军王三大队洗劫那谢、滑石坂及其覆灭的经过·····	熊自兴 (90)
杨光辉“民主联军”的覆灭·····	杨献才 杨明友 (97)
越南八大山平叛始末·····	杨献才 杨明友 (106)
梅贻海传略·····	胡兴义 盘国金 (109)
我的祖父梅光德·····	梅家仁口述 (111)

梅光德传	胡兴义 盘国金	(115)
陈道政事略	胡兴义 杨献才搜集整理	(117)
熊开发传略	胡兴义 刘禹耕	(119)
傣族土司黄代度及其家史	邓国万	(121)
边境贸易概况	刘德芳 姜逢政	(130)
唐兴贤传略	胡兴义	(140)
陈通礼简介	县教育局志办公室供稿	(143)
郭辅唐简介	胡兴义 关剑平	(145)
骆书府事略	胡兴义 李开祥	(147)
老山人射弩夺金牌	盘国金 胡兴义	(149)
省立猛洞民族小学概况	盘国金	(152)
盘金桃小传	胡兴义 盘国金	(155)
熊世祯传略	胡兴义 盘国金	(157)
麻栗坡县运粮供应修筑碧河公路的回忆	刘应国	(160)
苗族杨姓禁忌“吃心”的由来	杨献才	(163)
好心自然好报	熊朝富	(167)
咪色与小白龙的故事	杨献才	(170)
苗族芦笙是怎样吹起来的?	杨献才	(173)
新寨、城寨傩家的灵树	盘国金	(175)
新寨傩家铜鼓的传说	盘国金搜集整理	(176)
政协麻栗坡县委员名录	文史办	(178)
编后记		(184)

梁惠同志革命活动片断

盘 国 金

梁惠，男、汉族、1920年8月19日生于云南省蒙自县一个黄烟摊贩家庭。师范本科毕业、中共党员。1940年上半年任蒙自文澜小学校长，下半年任个、蒙工校附小教员。1941年1月19日，经中共蒙自地下党员许日暑介绍，严义监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马伯周的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在蒙自城关青年群众中进行抗战的宣传组织工作，因身份暴露，经党组织安排到麻栗坡田蓬师范任教员，编入中共西麻支部，曾先后组织领导党的外围组织“田蓬青年励进社”。“滇越桂地区民族先锋队”，派来中共地下党员数人，在学生和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为后来的反蒋武装斗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46年后，梁惠任麻栗坡初级中学教导主任，治学严谨，教学有方，效果良好，深受学生的欢迎。

1948年8月，党组织安排梁惠到越南参加培训学习后，编入边纵武工队，分回麻栗坡边境，开展反蒋武装斗争。1948年8月至1950年3月，先后历任中共麻栗坡县特支委员、县工委委员、政权部部长、麻栗坡县民主政府筹办处副主任、县工委副书记兼县长。1950年3月至1951年底，调任中共文山地区委秘书长，兼文山专区

土改工作队队长。1952年1月至8月参加省委党校第二期整党学习。1952年9月调昆华师范学校任副校长，并一度兼任过学校党支部书记、省教育工会筹委会委员。1982年初借调昆明市教育局党组、党委先后做经济查处、落实政策、整党联络等工作。

中共地下党在猛洞的革命活动

熊自兴 邓国万

一九四七年秋地下党派梁展、董诚等同志由越南曼秀进入猛洞乡的船头，他们首先与李兆、方福（均为广东籍）等人接头，通过李、方二人与附近瑶族的关系，逐渐把活动延伸到垮土、青龙湾及马关所属的南哈等瑶族村寨进行革命活动。在上述村寨的活动中，他们结识了瑶族青年李有义，李是瑶族中较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当时他正在响水任教，听到了不少关于地下党在中、越边境进行革命活动的议论，作为壮志未酬的李有义自然感到心潮澎湃，早已心弛神往。一天，他约上李和玉到马黑找到了地下党梁展、杨构、李宾等同志，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受到地下党同志的热忱赞扬。梁展同志当即给二李宣传了革命的意义和目的，使他们茅塞顿开，投身参加革命的意志更加坚定了。心想，早年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将要由共产党来实现了。二李自然表示衷心的拥护。革命工作并不是表示一通，而是要实际去做。地下党同志经过了解研究后，决定在青龙湾一带建立一个活动中心，以便上下左右联系，仍由李有义继续以教书为掩护，在垮土、响水、铜塔一带开展串连活动，由李和玉负责青龙湾、那赛、三板桥一带的串连工作。

地下党为了适应革命日益发展的需要，决定将革命活动迅速推向深入，梁展同志化装成瑶族背上背篮装作打猪食的模祥，与李和玉来到蚂螂河李和开的田棚与李和开、盘文贵约会，经梁展同志向李、盘做了一番启发工作后，二人表示愿意参加干革命。当晚，他们就到青龙湾盘文贵家、约上盘文寿等共同商量，商量的结果，决定把盘文贵家作为联络点，向那赛、三板桥、南哈等村寨扩展革命活动。

一九四七年十月，地下党派董诚同志率领一批革命骨干（武工队）来青龙湾等地开展工作。经过研究认为，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必须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才能打倒反革命武装力量。根据当时的估计，项朝宗尚能号召百十人枪，若能争取他靠拢革命，对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将是一个促进。因此，准备对项朝宗做争取工作，借以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但是当时这个意见被一些与项朝宗有恩怨的人否决了，至使争取项朝宗的意见未能实现。

后来，由于青龙湾一带的革命工作迟迟打不开局面。地下党同志逐渐把活动的重点转移到南山老寨一带去做发展地方武装的组织工作，在这期间，项朝宗通过越盟军（这时项曾与越盟军有过联系）的介绍，曾派人到越南曼秀与地下党取过联系。但由于他们对项朝宗首先有了坏的印象，所以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接洽。一九四八年秋，项朝宗通过黄代度的引见，才开始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项朝宗在地下党的鼓励与指导下，始于同年十月中旬，武装推翻了猛洞汛署的伪政权。

猛洞伪政权被推翻后，项朝宗派熊自兴到南哈请地下党人梁展同志到猛洞领导工作。经梁展提议：应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猛洞红色政权的建立；项朝宗采纳了梁展同志的

意见，马上派人分头到各村寨通知，第二天一早，各村寨的群众陆续集中到猛洞，中午十二时左右，在猛洞学校院心召开了群众大会，会议由梁展同志主持，他介绍了猛洞伪政权被推翻的经过后，接着宣布猛洞红色政权——农民协会成立。会上经梁展同志提名，群众一致同意，选举项朝宗为猛洞农会主席，熊自兴为民兵大队长。猛洞农会宣告成立的第二天，地下党领导人派来了罗麟恩(罗文)等几名工作人员，并带来领导同志的指示：为配合红军主力(武工队)解放马关县城，要求梁展同志在做好猛洞建政工作后，动员项朝宗所部武装力量，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中旬以前，前往解放都竜并牵制都竜附近各股反动武装力量，阻止和迟滞其向马关伪政权增援，以减轻我主力解放马关县城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同时作好支援主力作战的准备。

十月十九日，红军主力在饶华等同志的率领下，兵不血刃地解放了马关县城。十月二十日，饶政委函召梁展、项朝宗到马关会晤。梁、项到马关后，饶华等领导同志对梁、项胜利地解放了猛洞、都竜、还有茅坪指日可得感到满意。饶华等领导鉴于马关、都竜等地解放后，麻栗坡督办谢崇琦必然成了惊弓之鸟。我军应趁胜解放麻栗坡，使西、马、麻解放区连成一片，便作出决定：由梁展率项朝宗部立即回兵去解放麻栗坡。饶华政委还将在马关缴获的重机枪子弹两箱计五百发发给项朝宗带回。梁展、项朝宗回到都竜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都竜红色政权成立，并选举赵子华为农会主席，王有义为民兵大队长，唐天寿为副大队长。同时宣布在茅坪成立新政权之前其社会治安由都竜农会统管。

鉴于解放麻栗坡的重任在身，梁、项将都竜防务等事项向赵子华交待后，即率队回猛洞。当梁展、项朝宗解放麻栗

坡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的时候，赵子华专人带来了紧急求援信说：唐天寿、杨保安与杨国华内外勾结，早晚必将向都童复辟。凭借都童的实力（指赵子华所掌握的）断乎难保都童无虞，望项作速派兵增援，否则，都童将危在旦夕。梁、项接信后，深感为难。他们认为：若放弃解放麻栗坡去保都童，且不违反上级的决议？若舍都童去解放麻栗坡，决非良图，因为都童已属解放区，万一一旦有失，岂不是前功尽弃？而麻栗坡尚属敌占区，又是督办所在地，必然有一定的防御实力，假若短期内不能克敌致胜，对我军极为不利。因此，梁展同志果断地作出决定：全力保护都童方为上策，便决定由项朝宗率部重返都童应付突变。

在梁展、项朝宗第一次率部去解放都童的时候，越盟军就把部队开进猛洞。他们以猛洞为基地，派兵四出袭击法军后方据点，先后攻占了曼美、箐门、戈丕、老黄箐等法军据点。法军获悉这些据点失守后，便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反扑。曼美这支越军被法军击败后，直向我方退却，他们退到我方南北村时，由于法军追兵已近，越军便一窝蜂地钻进南北村凭借民房为掩护向法军还击。就在越、法两军隔河对射的时候，我方民房突然中弹起火。群众眼见好端端的村寨霎时变成了一片火海，气愤地纠缠越军，要他们负责赔偿损失。越军被纠缠烦了，竟要出了军阀作风：用抢枪冲伤了群众。

项朝宗对当年日军在越南搞军事政变驱逐法国殖民军的印象尚在记忆犹新，越南获得独立以后，在中、越边境一带不是曾经有过“猛洞地方历史上是越南的领土”的议论吗？现在越军把部队开进猛洞，会不会想重操日军采用过的故技呢？项朝宗这些忧虑，看来似乎有点“杞人忧天”但仔细想来并不无道理，他正在沉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传来了越军对我

群众作威作福的消息，不免感到份外气愤，便把都屯的防务向赵子华交代后，即率队星夜赶回猛洞。到保良街时，恰遇越军正在那里休整，便派中队长王德祥前往越军驻地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由于越、我双方言语都比较粗暴，以至发生了口角冲突，一方强行要对方马上赔偿损失，另一方拒不承担，以至发生了动武行为。越军本来在曼美就战斗到弹尽粮绝才败逃回来，哪里还有能力与王德祥相抗衡呢，故被王部缴了械。收缴越军武器的事情虽然不是出自项朝宗的本意，但事情已经弄到这个程度，这个弯子如何转，项朝宗一下还拿不出主意。

第二天，项朝宗部与越军由保良街同路回到猛洞，因为越军进驻猛洞的意义和目的，梁展同志始终未与项朝宗通过气。因而，他对越军的突然进驻猛洞，不免有所误解。他认为越军进驻的目的，无疑是对他的监视。所以，他也就没有主动和梁展同志商讨已经发生的问题。直到第三天，越军从老寨来了一位小团的政委，他先与梁展同志密谈了一个上午后，由梁展同志通知项朝宗说：越军愿意就南北火災及项收缴他们武器的问题举行谈判解决。由于谈判之前，梁展同志未曾与项朝宗交换过意见。故在谈判中，难免出现互相攻击的情况。谈判一开始，越方竟摆出支援者的姿态，向项朝宗发泄了大量攻击性的所谓抗议。对于初出茅庐的项朝宗，哪里听得进这许多刺耳之言，越方话碴一落，项朝宗便气愤地质问对方：请问你们擅自把军队开到猛洞来，究竟想干什么！希望你们头脑放清醒一点，这里不是越南！你们要打法帝国主义，谁也不敢非议，但是为了打法帝国主义任意把军队开来侵犯别人的领土，践踏别国的人民。难道这就是你们革命的目的吗？双方谁也不肯示弱，大有箭拔弩张之势。这时梁展

同志眼见事态将要扩大，便站起来圆场，他说：请大家平静下来！中国、越南革命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分什么中国、越南！项朝宗接过话茬，革命目标虽然一致，但各自总有自己的领土主权吧？梁展同志不以为然地说：中国共产党不也曾 在越南的领土上建立根据地吗？项朝宗说：这虽然是事实，但不会是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吧！历史上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什么“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四十年代初，日本军队在越南搞军事政变驱逐法国殖民军夺取越南的占领权，还不是打着“借路过中国”的幌子得逞的吗？历史上的这些悲剧想来大家都不会陌生吧？梁展同志似乎意识到，项朝宗对越军进驻猛洞的意见很大，梁展同志发现症结所在之后，才把语气缓和下来作了一番转圜。项朝宗见梁展同志改变了语气，自己也尽量控制冲动，大家又把话题转到谈判内容上来。

在梁展同志的促成下，项朝宗答应归还越军的武器，并放弃要求越方马上赔偿损失的立场。但他要求越军撤出猛洞的立场却始终不动摇。梁展同志与项朝宗之间，就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挫伤了梁展同志的领导尊严。因此，在越军撤离猛洞的同一天，梁展同志就离开了猛洞，从此一去不复返，这就是项朝宗背叛革命的分水岭。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越南人民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向项朝宗发动了武装攻击。项朝宗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越军逐出猛洞。越军占领猛洞后，放火烧了项朝宗的房子，派兵把猛洞的各个重要据点占领起来，重新构筑工事，作了长期占领的打算。这期间，法国人为了要解除他们侧面受威胁的局面，就派杨总甲（普棒人、现住美国）潜入猛洞边沿一带找到项朝宗，便向项朝宗转达了法国人的意图，说只要项愿意与法国人

合作，法国人可以支持他打败越军收复猛洞。其条件是：一、项的全部人员纳入法国的编制由法国人统一指挥，一切装备、给养由法国人负责。二、法国人支持弹药，但要项保证不让越军从猛洞攻击法国人的后方基地。项朝宗根据历史和现时情况，都不宜走与法国人合作的道路，拒绝了杨总甲的游说。

越军占领猛洞后，四处派兵搜剿项朝宗，但项朝宗却始终避而不与越军战，越军以为项朝宗根本成不了气候，渐渐地吧兵力抽调到其它战场上去了。项朝宗探知越军大部已调走，驻守猛洞只有一个中队的兵力，便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向猛洞越军发起反攻，经一天两夜激战消灭了留守猛洞的全部越军。这时，项朝宗已考虑到自己下一步的处境，加上弹药奇缺，不得不暂时与法国人妥协一下，便派其四弟项朝志前往黄树皮找杨总甲，答应负责不让越军取道猛洞去攻黄树皮。从此，项与法国人挂上勾以后，得到法国人的支持，公开走上了反革命道路。

梁展同志离开猛洞后，仍回到青龙湾一带继续开展革命工作。这时，原先主张拒绝与项朝宗合作的同志，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不免对梁展同志有所埋怨。

一九四八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了全面反攻，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被打得七零八落，各种残余武装蜂拥地向中越边境逃窜。一个时期，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错综复杂，各地的反动武装股匪到处蠢蠢欲动。为了适应时局需要，马关县所属的地方武装通过进行整编，组成了马关县护乡团，作为留守马关的主力部队，继续在马关一带开展革命斗争，其他武装部队转战到各个战场去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

党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从地方抽调了大批骨干到越南曼秀、官坝学习革命斗争知识。因此，青龙湾等地的革命活动暂时处于低潮。留在这一带坚持工作的董诚同志，也就从原来的公开活动转入了暂时的隐蔽活动。这时，项朝宗由于得到了法国人的支持，一时反动声威大震，一些革命意志不坚的人开始动摇。如革命队伍中的李××及其败类盘道金、邓光禄、陈开文等叛变分子，为了向项朝宗献媚讨好，竟将地下党董诚同志抓起来，作为他们投靠项朝宗的见面礼。董诚同志被抓起来后，自料落入反革命手中，必有一死，自己偷偷吞下两棵拉七子准备自杀。但盘道金等的反革命罪行却被盘总春知道了，盘总春出于革命的正义感，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亲自带着民兵连夜赶到青龙湾抢救董诚同志。在盘总春的全力营救之下董诚始安全脱离虎口，盘总春又派可靠民兵李朝东、李朝寿将董诚同志护送过盘龙河，让其安全归队。盘道金等革命判徒投靠项朝宗后，做了不少坏事，最终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已弃暗投明。

回忆我的大爹盘总春

盘 国 金

我的大爹盘总春，瑶族，生于1895年，家住中越边界的麻栗坡县猛洞乡坝子中寨村。由于家庭贫穷，没有读过书，从小随父母开荒种地度日，喜爱舞枪弄棒，常在劳动之余，用猎枪、锄把、流星等习武。他勤劳勇敢，为人正直，常见义勇为，深受周围瑶、傣、壮等族群众的信任。一次、一伙恶棍在南温河街上横行霸道，随意抢拿群众东西，竟无人敢过问，他目睹这种情景，气愤不过，顺手抓起柴块痛打恶棍，恶棍被赶走，群众拍手称快。

1938年，国民党政府派员到猛洞地区清丈土地，填发土地执照时，而把猛洞地区瑶、壮、傣各族群众耕种着的大片土地，全部填归项家，激起瑶、壮、傣各族群众的愤怒。公推代表到麻栗坡督办署去告状，多次催办，拖了一年多得不到解决。这时，项家又派人来加收执照费，谁家不交，就捆人逼交，群情更加激愤，互相串连，并公推盘总春、盘友林组织武装反对项家。项家也组织武装对抗，结果互相烧房杀人，斗争十分残酷，造成田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国民党官员在械斗中挑拨离间，从中渔利。盘总春所在村子也被烧，他家也被搞得流离失所。至1938年，项家被打散，械斗基本结束。又打了几年官司，至1943年，土地

业权纠纷才基本得到解决。

盘总春在这场械斗中出了名，国民党政府为了拉拢他，委他当了猛洞区公所助理员兼区兵队长，后又委他当了保长。约在1942年，一次，猛洞汛署派两名汛兵来催收款项，他对汛兵说：目前群众生活有困难，交不起款，汛兵就在他面前要起威风来，他一气之下，顺手抓起柴块来，打伤一汛兵的手臂，还说：谁敢动就打死谁，汛兵灰溜溜地走了。

打汛兵后，他担心汛署会来找麻烦，便把养着的一头牛拉去换来一支手枪，以作自卫之用，并在住房的床脚挖了一条约10米长的地道直通房后竹林脚，一旦有事，可从地道逃往后山躲藏。果然不久，国民党政府撤了他的保长职务，并派人来抓他，抄他的家。1948年的一天夜里，又派兵来包围他的家，听到枪响，他拿着枪从地道逃走。他的二女儿被抓走后逃脱，流落到国外，至今下落不明。

盘总春逃离家后，渡过盘龙江，在福田一带找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后又到边境，找到了党派来开展工作的武工队梁展、董诚等同志，他们化装成瑶族群众，由盘带进边寨瑶族地区，在新寨、铜塔、南哈、花山、福田一带，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建立情报站，组织民兵武装等。那时我年纪还小，就常见盘总春带领这些同志深夜摸回家来，忙着搞点饭吃又摸黑走了，工作十分艰苦。1949年4月董诚同志到船头工作，被判徒出卖，土匪营长盘道金将他抓到青龙湾欲加杀害，盘总春闻讯，急忙带着几个民兵，连夜赶到青龙湾，布置民兵埋伏在土匪住房周围，他只身一人进去见土匪，严厉斥责土匪，警告他们不得杀害董诚同志，土匪慑于盘总春在这一带的威望，放了董诚同志，派民